

# 哈格德作品中的母权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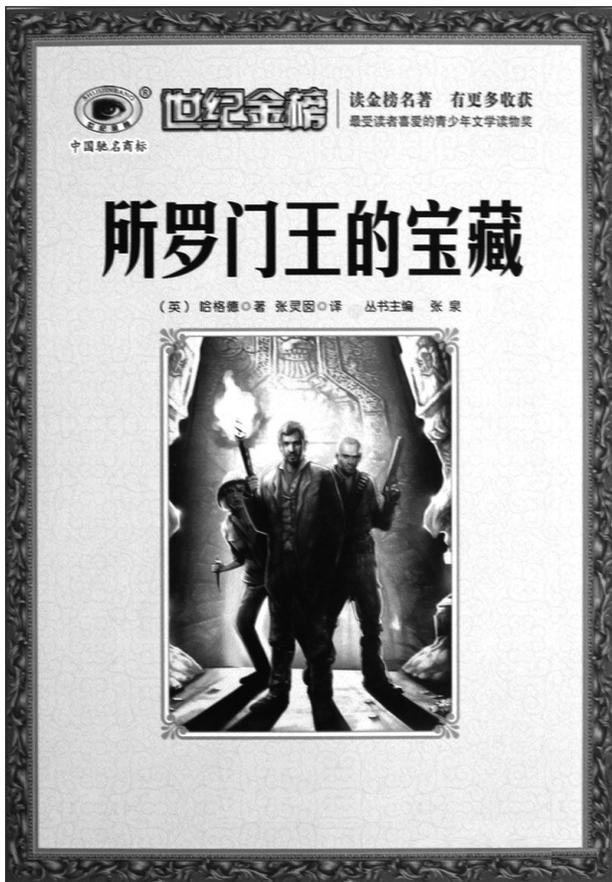
文 / 伯 松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力渐强，通过海外殖民，大英帝国版图日益扩大，最终形成日不落帝国。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域也迎来了空前发展：在英国海外扩张背景下，各种远航、探险、寻宝主题的故事应运而生，赖德·哈格德的《她》《阿莎归来》就是该时期历险小说的代表作品。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历险小说，哈格德的作品中出现更多女性形象，且这些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女性家庭天使形象：以权力欲控制削弱了男性的男子气概，并且对父权制社会既定秩序和持续发展形成威胁。这些特征反映出哈格德对新女性影响下的传统女性形象被进一步颠覆，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这一现象的忧虑，以及其对帝国殖民主义宏图受到消极影响、传统性别秩序发生颠倒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 一、转变——由“帝国家庭天使”到“新女性”

转变的历史背景：大量的文学作品显示，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公共生活被划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其中居于主流的是公共领域，而它们为男性专属，如：社交、政治；而女性的活动领域则局限于家庭生活这一私人领域。两个领域分工明确、互不干扰。长久以来，女性看似拥有社会活动，实则作为男性附庸被男性空间和领域长期排斥，沦为家庭的附属装饰物。生活在传统父权制社会结构中的女性群体，作为附庸，被剥夺了获得政治权利和资产的资格。其经济无法独立，女性只能寄希望于婚姻，在婚姻中维系生存。因此，社会地位较低。这一时期，在海外殖民迅速扩张、大量男性流入殖民地等因素作用下，英国社会中普遍需要女性操持家庭，而英国本土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混乱情况，也使更多人想要拥有家庭温暖，因而这一时期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多扮演着恬淡隐忍、相夫教子的妻子或母亲的角色。但伴随着帝国版图在海外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男性告别本土，迫使原本安守于家中的传统女性外出工作以寻求经济来源，再加上教育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其可从事的职业范围也日渐扩大，为传统妇女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伴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独立自主权利意识收到激发，成长为具有争取和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此外，新女性的强烈自我意识觉醒，使得女性想要获取自身权利和反控男性的欲望逐渐膨胀。这些在当时的保守人士眼中，“新女性”俨然成为不体面、前卫突兀、令人焦虑的代名词，并且他们非常担心新女性会取代传统女性，对既定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赖德·哈格德一方面倡导父权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帝国殖民事业建设的忠实支持者。在他的历险作品中，刻画出许多典型新女性群体形象，以色诱、控制等方式，对男性形象施以保护。其作品中新女性对权利的追求和控制，以及对于爱情的热烈大胆的追求，极大冲击了传统女性群体家庭天使的形象，对当时女性的生存空间形成极大威胁，由此也可看出，哈格德亦认同新女性的存在会对父权制社会和帝国殖民事业带来冲击这一观点，甚至可以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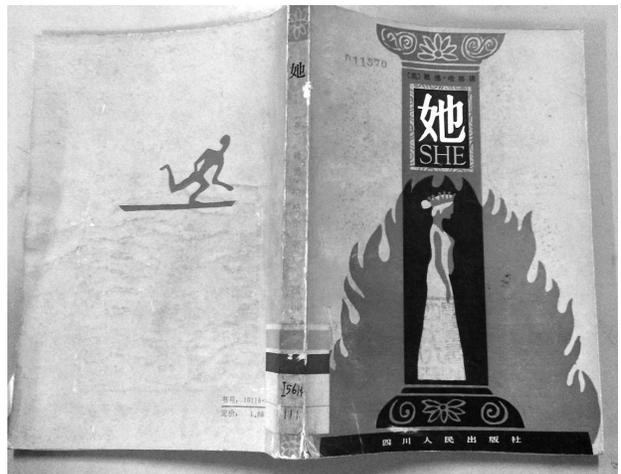
说，哈格德一系列的小说中均折射出“新女性”特质，都是对当时社会新女性现象的文字谴责。如：在小说作品《她》中，哈格德描述道“如果一个女儿爱上某个男人，可以公开走上前亲吻她”，“英国绅士们在溪流边洗澡，部落中的有些女人就连那种地方也会跟着去”，都些无不反映出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动，同时也说明哈格德潜意识里认为这种突兀和不得体的大胆会造成灾难。另外，《所罗门王的宝藏》中老女巫形象也是如此，老女巫原本只是一个负面的非洲土著，但由于她身上体现出的对于权利操控的欲望，致使其有身上具有了“新女性”特征。小说中，老女巫调换了真正的国王，操控大权兴风作浪，所谓教出的巫女们也以相似的“新女性”身份加入了王国勇士和英国绅士们血雨腥风的杀戮中。从这些情节和描绘中都不难看出，哈格德认为新女性除了情感表达有别于传统家庭天使以外，还有强烈的权利欲与控制欲，并认为女性只有通过勾引色诱、玩弄阴谋等低下手段，才能获取和操控权力。这些甚至被认为是哈格德对传统社会秩序将会被彻底颠覆的重要警示。

此外，哈格德小说中的人物也有类型化的特点，特别是在刻意突出新女性和家庭天使的冲突对抗方面。哈格德通常善用形象对比来对“新女性”暗自贬低。比如，《所罗门王的宝藏》和《她》中出现的弗拉塔、尤斯坦等角色，均为“家庭天使”的典型代表，并透过“加古尔要杀掉弗拉塔做祭祀用，关键时刻英国绅士古德将她救了出来，从此以后弗拉塔就成了古德的女仆，在古德受重伤时期还在床边精心照顾了十八个小时”，“尤斯坦爱上英国青年利奥，并在族人要杀他时用自己的身体进行掩护，防止利奥被伤到要害”等描述，展现了家庭天使的温柔善良和自我牺牲精神。反观新女性，则是采取否定与谴责的态度，这些都体现在其语言和描写中，如“裹着毛皮斗篷身材干枯的猴子”“满脸又深又黄的皱纹，如一具干尸的脸”等描绘。读者可充分感受到哈格德对新女性动物化、甚至称得上妖魔化的描绘，体会到哈格德对于“新女性”群体形象的厌恶和排斥。

## 二、父权制社会中“新女性”与男性的对抗

“新女性”的出现，不仅无情冲击了传统女性的“家庭天使”形象，还使父权社会制度下的性别秩序显得摇摇欲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卑劣的手段：系列小说《阿莎归来》中，主人公霍利及其养子利奥，二人均为典型英国绅士，并且兼具学识、智慧和声望，特别是主人公霍利，他还有厌女症，怕女人像怕疯狗一样，然而阿莎知道自己富有美貌，并利用自己的美貌让不近女色的霍利跪倒在她面前，轻而易举地将最为正派



的绅士引向邪恶。哈格德通过极力地渲染新女性利用美色诱惑达成目的，使男性在美色诱惑面前彻底失去人格和尊严，也恰恰论证了新女性会对男性带来极大影响。

(2) 男性角色的颠倒：维多利亚时期男女分工不同思想非常明显，并且女性不能进入属于男性参与的范畴，特别是在历险活动中，女性是被完全隔离开的，但是在《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开篇就阐明了这里没有女人，哈格德认为女性占据主导地位会削弱主人公的男子气概，因而全然否认女性的存在，在《她》中霍利第一次见阿莎时拒绝下跪，也是作者有意塑造男性气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莎归来》，通过男主人公的多次跪拜，表现出屈辱和卑下，从而侧面描绘在以往抗击土著过程中勇武无敌的男主人公，拜倒在阿莎美色和权威后失去了往日神威，显示了新女性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暗指“新女性”的出现不管是对既定的性别秩序，还是社会结构都会带来巨大扰乱。

(3) 同性社会交往的崩解：十九世纪晚期的小说作品，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于男性气概的强化，与同性结成可靠的同盟，并在这过程中完成男性身份的建构，而新女性的出现恰恰削弱了男性气概，并对同性社会交往造成严重破坏，如：在《她》中，描述霍利原本非常爱重自己的养子奥利，并且认为奥利是自己最为亲密的伙伴，但是在霍利爱上阿莎以后，就开始担心病重的奥利一旦醒来就会成为自己的情敌，并在真正发生这一情况以后，霍利甚至因为妒火想要把奥利打翻在地。通过呈现出的性别角色鲜明对比，反映出“新女性”的存在给亲情和人伦带来极大威胁，尤其是对于单身男性的威胁，他们甚至可能将面临联盟土崩瓦解的命运。

## 三、新女性对帝国主义带来的威胁

哈格德小说作品中出现的新女性，除了有较强权利、控制欲望以外，还会对帝国主义男性及事业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尤其是在母性缺失方面，《阿莎归来》系列小说中，阿莎常

年生活在山洞当中，并且与尸体相互为邻，这从女性生育角度来看，不利于对帝国下一代进行繁衍，而忽略家庭和将婴儿交给外人看管，都是控制女性和危害国家。在哈格德的《所》一书中，也描述了绅士们都在接触新女性以后，就会被控制在幽闭的山洞当中，并引发一系列国家动乱，阿莎也将杀害以后人的尸体放到石室当中，在这一背景下男性权威已经无从谈起，涉及的理性、气概等也已经完全丧失，透过这些描绘一些学者认为哈格德文中提及山洞、石室，其本质就是对大地母亲子宫的隐喻，也正因如此象征着新女性对男性气概的戕害，进而不会得到社会认可与接受。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英国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依然可以参与到帝国主义扩张与建设中，并且在这过程中女性尽管也被要求以女人的视角和独特的方式观察和行事，但是实践中却可以更多地进击到公共领域，如：爱国主义运动等。受到崇拜英雄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群体的精力和组织能力有用武之地。并且在妇女参与募捐、建造仓库、缝制旗帜等活动中，传统美德逐步渗透和延伸到军事领域当中。而主流男权社会却要求女性囿于家庭领域，对于女性在财产和家庭政治中的重要价值也被否定或贬低。特别是在进入十九世纪末期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崭露头角，更加频繁地参与对外活动，男权社会中的男性也越来越忧虑女性面貌和行为举止带来的影响，正是这样的担忧使得妇女地位争论持续进行，并持续成为焦点。在巨大社会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加大对女性的控制。而作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学作品将这种时代焦虑不加掩饰地完整体现出来。比如：在《她》和《阿莎归来》作品中，在克尔没有人敢称呼艾莎的名字，只能用女性代称 She，用这一单词作为艾莎的代称，寓意是不可违背的女性，同时也是作者营造母权空间的最好体现。在艾莎的统治范围内，能够看到她的人都必须匍匐向她爬去，由此也看出作者哈格德亦十分忧虑新女性的出现会彻底颠覆男权社会结构。而在《阿莎归来》中的复活的阿莎是火之精灵，前期就已经描绘了阿莎生活在山洞里和与死人为伴，这时候又说阿莎为火之精灵，无法与凡人结婚生子，这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项维系帝国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大事情，并强调每个妇女都要多生几个孩子为大英帝国建设发展提供人口支持，而过多的身体和精神活动会使女性健康遭受损害，也就无法孕育强力后代保护维持大英帝国，从这一角度入手可以看到哈格德通过自身小说作品，对新女性出现会对男性气概丧失带来极大影响进行细致刻画，不难窥见哈格德对新女性出现的排斥和贬低，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新女性已经无处不在，并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帝国主义事业当中，

对男性气质带来极大威胁，而故事的结局，作者刻画的新女性往往不是直接走向死亡，就是最终回归传统，无疑反映出哈格德在“新女性”现象的审视以及倾向性：在新女性群体面前所感到的性别焦虑，对恢复父权秩序的强烈渴求，以及对未来大英帝国社会发展的担忧。

#### 四、结语

本文是对哈格德作品里的母权表达进行深入探究与整合，作为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历险小说家之一，哈格德通过其所著的作品《她》《所罗门王的宝藏》《阿莎归来》等，向读者展示了当时英国社会发展情景，尤其是新女性之觉醒对当时社会的父权制发出挑战，也折射出作者对新女性带来影响的深刻隐忧。深入阅读哈格德的小说作品，读者仿佛穿越历史洪流，窥见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男性群体的普遍心理与利益。所以，哈格德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当时英国社会对新女性的整体反思。

#### 【参考文献】

- [1] 王 荣. 追寻“失落世界”[D]. 浙江大学, 2016.
- [2] 吴绍容. 解读哈格德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特征[J]. 名家名作, 2021,(03):82-83.
- [3] 周子玉, 罗 璠. 颠覆与杂糅: 哈格德笔下的母权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35(02):84-91.
- [4] 付云玥. 浅析哈格德作品——以《所罗门王的宝藏》为例[J]. 戏剧之家, 2021,(14):186-187.
- [5] 陈 兵. 哈格德、男子气概与林纾的翻译[J]. 中国文学研究, 2021,(02):177-185.
- [6] 张金凤. “他者”形象与世纪末焦虑症——解读哈格德的《她》[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33(02):93-97,128.
- [7] 张济明. 失落世界中的殖民话语——论哈格德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和《她》[J].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08,(09):221,224.
- [8] 李云云. 无处安身的彷徨——论H·莱德·哈格德探险小说中的“他者混杂物”[J]. 北方文学(下半月), 2010,(05):23-24.
- [9] 周子玉, 谭心顺. 新旧殖民思潮冲突中的权力颠覆与回归——论哈格德“艾莎”系列小说[J].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 2020,(02):197-214.
- [10] 李 欣, 王玉明, 骆雁雁. 帝国与“新女性”——哈格德历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书写[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2(02):10-17.

#### 【作者简介】

伯松(1983—),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